

人物

伯父王曙的革命生涯片段

2002年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原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江泽民、胡锦涛、李铁映、曾庆红、邹家华、叶选平、胡启立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王曙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

王曙是我的伯父,陕西省富平县人。可在富平,即便是现在还健在的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包括我的家人,也没有人能完全说得清他的革命生涯。1988年,我陪同乡探亲的伯父王曙数日,根据他简短、时断时续的讲述,还有我父亲为数不多的记忆和我多方查找到的零星资料,这才得知伯父王曙的革命生涯若干片段,现综述如下,以彰其行,以为纪念。

1927年3月,在中共陕甘区委的支持和帮助下,国民联军驻陕总部为培养政治军事革命人才,在西安北院门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兼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学校招收学员700余人,分为3个大队,以学习军事和军训为主,兼学政治。从学校领导到教员,大多数为共产党员,从队长到学员,大部分都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也担任了教学工作,学校中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被誉为“西北之黄埔”。

当年,我伯父在富平县国立第二高等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毕业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同年7月,冯玉祥电令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与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为一个旅开赴河

南。史可轩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于1927年7月14日率领中山军事学校学生向渭北开进。7月29日,史可轩在富平县境内被反动军阀田春生杀害后,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师生在中队长许权中带领下辗转于临潼、蓝田、洛南一带开展斗争。1928年5月,伯父在许权中的领导下参加了渭华起义。

起义失败后,8月初,伯父随许权中部队冒着酷暑从黑龙口出发,一路喝山泉水,吃野菜野果,翻山越岭,与敌艰苦奋战,8月22日进入邓县地界时已不足100人,且弹尽粮绝、人困马乏。8月23日,部队到邓县东一带时遭到当地大地主武装“红枪会”的突然袭击,在一阵“要枪不要命”的呐喊声中,起义军终于溃散。伯父卸下枪栓,扔到一片竹林里。无枪之枪不如棍,这下可惹恼了红枪会头领,喝令:“抓住往死里打!”众匪抓住伯父一阵暴打。这时,从附近村里走来一位老者,边走边喊:“舜孙子,为啥打人?”众匪停住手,老者近前一看说:“把人打死了?”伯父趁乱装死,众匪七手八脚把伯父抬到一片割过的竹林里,两寸多长的竹茬扎在脊背上,他也没吭一声。天黑后,伯父强忍疼痛爬着又去找党组织……

就这样,在这位邓县老者的帮助下,伯父捡了一条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的伯父曾专程到邓县去感谢救命恩人,但这位老者已作古。伯父只好在老者的遗像前二鞠躬,依依不舍地离去。

伯父艰难回到西安后,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打入杨虎城部队电台做地下工作。为了保密起见,党组织给伯父起了个新名字:王作宾(原名王时良)。在做地下工作的8年间(1929—1937年),他一直用这个名字。伯父在杨虎城部队做过电台报务员、通信科科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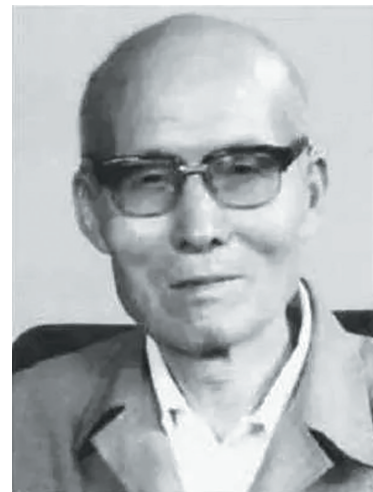
通信器材科科长等。在这8年里,伯父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种秘密任务。

1936年初,伯父在任杨虎城部队通信器材科科长期间,秘密把党中央急需的电台(杨虎城将军从德国进口的军用电台)及通信器材,以给父母在西安买家具为名,先送到富平县美原镇沐东村老家,然后由延安党中央派出王诤(军委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第四部部长)等赶着骡队以到富平卤泊滩买盐为名,从黄龙山辗转白水再到我老家,把电台及通信器材埋在盐里带回延安。我老家实际上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站和转运站。

1933年,同伯父单独联系的上线陈建中被捕叛变并出卖了他。当天晚上,伯父正在公共澡堂洗澡,听见外面人乱哄哄的,职业敏感告诉他特务抓他来了,他拉了一条浴巾破窗而逃。特务在后面追,他赤脚一口气跑到渭河边,游过渭河。特务们夜里不敢下河,伯父这才逃过一劫。他连夜深一脚浅一脚跑到富平县城南门口,找到地下党联络站陈叔馨,陈叔馨给他找了身衣服,立即设法报告陈建中被捕叛变的消息。

伯父在1988年回富平时曾给我讲过:“在地下工作的隐蔽战线上,党的任务不能用笔记,全部要用脑子记,时刻准备牺牲自己。我曾两次被捕,捕后就不准备活。在敌人严刑逼供下,腰被打断了,落下了后遗症。最后一次是在准备枪毙前,杨虎城将军拂晓曙光初现时从枪口下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从此改名王曙。所以我说没有杨虎城将军,也就没有我王曙了。”

1993年11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邀请他参加“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00周年”时,当时有领导劝说:“王老,您85岁了,



王曙

外出我们为您担心,您看不去行吗?”伯父说:“没有杨虎城将军就没有我王曙,你看不去行吗?”伯父坚持回陕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回到家乡富平,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1936年“西安事变”,他明里圆满地完成了杨虎城将军交给他的各种联络重任,保证了“西安事变”通信畅通,暗夜里以继日地为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服务。后来,叶剑英亲自找他谈话:“王曙同志,你在杨虎城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而且两次被捕,经过‘西安事变’,你身份已经公开化。我已经同副主席商量过了,延安现在急需无线电人才,由我通知陕西省委,你就同我们一起回延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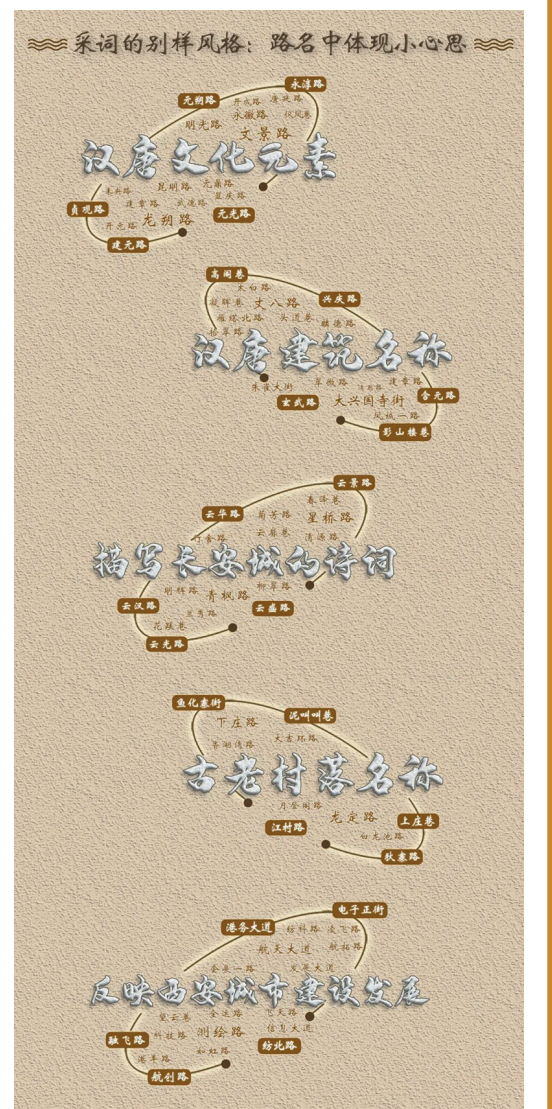
从此,伯父王曙结束了他8年的地下工作生涯,来到延安中央军委三局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从事我党我军的电子通信军事工作。 □王中兴

西安那些有味道的路名

前几日,西安外国语大学三名大四学生在网络平台发布了用数据创作的可视化作品《路名中的“长安味”》,引发了很多网友关注。《路名中的“长安味”》以路名变更折射时代变迁,通过搜集西安市28662条道路信息,在可视化中找寻条条道路中的“长安味”,用两千多条路名串联起历史和现代的长安城记忆,讲述西安路名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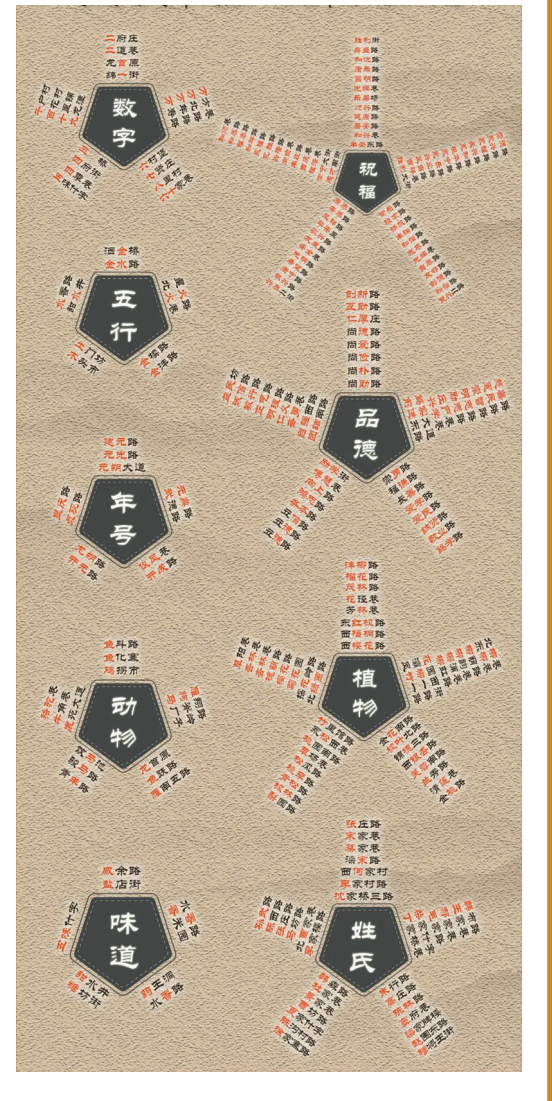
根据“西安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界处”官方解释,西安路名主要从五个方面采词:从汉唐文化中采词,从汉唐建筑中采词,从描写长安城的诗词中采词,从古老村落名称中采词,从反映西安市城市建设发展新阶段的新特色中采词。

比如,“贞观路”“永朔路”“永淳路”“未央路”等路名采词于汉唐文化;“太白路”“朱雀大街”“兴庆路”“含元路”“玄武路”等路名采词于汉唐建筑;“云景路”“云光路”“云盛路”“柳翠路”等路名都是从描写长安城的诗词中采词;“鱼化寨街”“香湖湾路”“江村路”“狄寨路”等路名则是从古老村落名称中采词,为市民留下了光阴的故事;“港务大道”“电子正街”“航天大道”“纺北路”等路名是从反映西安市城市建设发展新阶段的新特色中采词,体现了古都对于新生的希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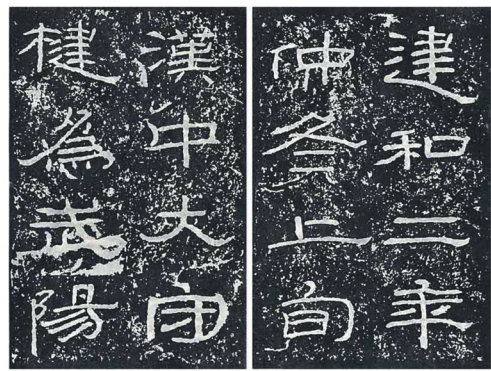


道路的命名绝不只为寻址,从西安市主次干道路名字,频统计图中发现:“兴”出现了37次,“新”“文”“凤”均出现了33次,“丰”出现了23次,“锦”出现了22次,“高”“和”均出现了20次,“安”“华”均出现了18次,这些带着祝福以及希望的词大量出现,饱含着对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市民的真诚情感。

此外,按照类型分,西安的路名还可以分为数字类、祝福类、五行类、品德类、年号类、动物类、植物类、味道类、姓氏类。 □杨洋



“东汉三颂”中的《石门颂》和《郾阁颂》



《石门颂》旧拓本局部。



《郾阁颂》拓片。

“东汉三颂”是指陕西汉中的《石门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陕西略阳县的《郾阁颂》这三大摩崖石刻,它们在我国金石学、书法史上备受瞩目,历来为书家所珍爱、推崇,迭见文人墨客题咏和金石学家著录,被誉为东汉摩崖石刻艺术中的奇构佳篇,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隶中草书 雄浑奔放

《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楹为君颂》,又名《杨孟文颂》,原位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南端古石门隧道的西崖壁之上。褒斜谷地处横穿秦岭、连接八百里秦川和汉中盆地的交通要道,其南口名“褒谷”,北口叫“斜谷”,古时统称“褒斜谷”,全长约235公里,崎岖险峻,时断时通,历代文人题刻歌咏者甚夥。《石门颂》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22行,行30至31字不等,计655字,由汉中太守王升撰文,推序本原,记述杨孟文上疏奏请重开石门通道和修造褒斜谷的经过。《石门颂》列“石门十三品”之第五品,1961年被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7年因修建大型水库自崖壁上凿出,1971年收藏于汉中市博物馆。

《石门颂》上承篆隶,下启行草,兼具篆书的简洁和古隶的率意,是东汉隶书的极品、摩崖石刻的典范,向有“隶中草书”之称。整体而言,刻石字随石势,纵有行,横错落,纵横开阖,参差有致,挥洒自如,不拘一格,意趣横生。书法跌宕不羁,古拙自然,意态飘逸,富于变化;结构疏朗,体

势开张,字形扁方,笔画舒展,瘦劲挺拔;结体宽宏横逸,多用圆笔,方圆兼容,少有雁尾而具掠雁之势,转折、波磔明显,凸显出由篆而隶的嬗变过程。其起笔毫端逆锋,含蓄蕴藉;运笔遒劲沉着,肃穆敦厚;收笔复以回锋,圆劲流畅。书风劲逸豪爽,大气磅礴,不拘绳墨,或雄健恣肆,笔势奔放,或古厚含蓄,富有韧性,不作修琢,殊无矜持。

《石门颂》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巨大,历来评价甚高,为书家所珍爱,被誉为“草隶鼻祖”。清代张祖翼评曰:“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浑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杨守敬《评碑记》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认为:“《杨孟文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封面“辞海”二字,即取自于《石门颂》。

体法茂密 险怪特甚

《郾阁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李翁祈里桥郾阁颂》,原位于陕西省略阳县祈里(今徐家坪街口村郭家地),距嘉陵江西岸江面高约8米的山崖间。刻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五年(172年),通高170厘米,宽125厘米,19行,行11至27字不等,计472字,由颂文、颂词、颂诗三部分组成,仇靖撰文,仇佛书丹,记述汉武都太守李翁凿石架木、建阁济行、便利商旅、造福于民的功德。

《郾阁颂》问世以后,命运多舛,饱经沧桑。原刻凌空绝壁,下临深渊,裸露于突兀岸崖的拐角,饱受日晒雨淋之苦,更为逆水行舟绳索羁绊磨损(左上侧有受拉纤维绳索而磨损的勒痕多达七道之剧),自汉迄宋约800年间,风雨侵蚀,泐损严重,字多漫漶,几不可辨。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略阳太守田克仁感其“岁久昏蚀,殆不可读”,担虑摩崖剥蚀年久绝迹,以原刻旧拓本为据,勒以欧阳修《集古录》、洪适《隶释》等著录和郡志所载,按原有形制,异地勒石,仿刻于城南名胜灵崖寺壁间,期冀传之后世。明万历年时,仿刻亦遭剥落,时任知县申如瓖又补刻90字。因续刻字迹清晰,其拓印流传颇广。1979年底,当地修筑公路,原刻横遭碾破、凿迁,碎裂百余块,散落江中,经打捞粘接、补合复原后,嵌于灵崖寺前洞石窟西崖下,现存220余字。

《郾阁颂》碑文奇思横出,运笔妙笔,制为雄文,斐然可诵。碑刻为标准的汉隶八分书,结构严谨,布局绵密,自成一派,独具丰标。书法方整挺健,俊逸古朴,体态赫奕,风格沉郁。单字结体内敛,宽博浑穆,四角方格撑满,格局宏阔;用笔厚重沉稳,外方内圆,圆笔粗厚雄强,波挑短粗不扬;笔与笔、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空间紧张,章法茂密,气势磅礴,乱头粗服,野气十足,苍茫凝重,大巧若拙。

早在唐宋前,《郾阁颂》即已盛名远播,迭见文人墨客题咏和金石学家记录,后世学者对其评价甚高。清万经《分隶偶存》赞曰:“字样仿佛《夏承》而险怪特甚,相其下笔粗钝,酷似村学堂五六岁小儿描朱所作,而仔细把玩,一种古朴、不求讨好之致,自在行间。”方朔分析:“书法方古,有西京篆初变隶遗意。”康有为一生致力于碑学研究,指出:“吾尝爱《郾阁颂》体法茂密。汉未已泐,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指曾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亦推崇不已,近年来远渡跋涉争睹这一东汉摩崖石刻瑰宝。” □周惠斌

鉴藏

翠峰饽饽的前世今生

加水而和,做成各种形状,然后以蒸、烤、烙、煮等方式把它变熟,以便食用。

明代王三聘在《古今事物考》中说:“凡以面为食具者皆为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淪(yuè,煮)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而馒头谓之蒸饼是也。”其中蒸饼的叫法一直延续到宋朝,因为宋朝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名叫赵祯,为了避讳,“蒸饼”才改成了“炊饼”。

东晋时面世的《杨子·方言》中说:“饼谓之饽。”宋代欧阳修《归田录》中说:“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傅饽矣。”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饼法》中说:“饽饽,按如大指许,二寸一断,著水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授使极薄,皆急火逐沸煮熟。非直光白可爱,亦自清美殊常。”

北魏(386—534年),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距今已有1500多年。而今天我们在周至吃到的饽饽,竟然做法和北魏完全一样。真是当之无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周至的饽饽为什么叫“翠峰饽饽”呢?

原来,周至县境内,有一座翠峰山,海拔1773.3米,在秦岭诸峰中是个小弟弟。翠峰山风景优美,原名青山,是汉武帝王林苑的一部分。青松翠柏,布满山岗;泉水叮咚,流向远方。各种药材,唾手可得;无名野花,散发清香。山上有许多庙宇,其中索姑庙香火最为旺盛。

清代雍正年间的《陕西通志》卷六五引《扶风志》:“索姑,唐时扶风人。性至孝,清正恬淡,不喜尘俗事。其父贸易陇西,姑请为买白马。及父归,姑乘白马驰去,至盩厔青山,跌坐而化。家人迹之,得其所,居人神之,为立庙焉。”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曾狩猎至此,迷路时偶遇女神索姑,索姑见其饥寒交迫,便为他做了一碗饽饽,李世民吃完,心花怒放,当即下旨封索姑为圣母。从此翠峰山声名鹊起,古老的饽饽也就变成了翠峰饽饽。如今的翠峰饽饽,在周至遍地开花,不仅是周至人的最爱,外地人也慕名而来,一品为快。 □王东风

秦味

西安市周至县,原名盩厔。“山曲为盩,水曲为屋”,山环水绕,是为盩厔。

周至县有一种古老的美食,人人都爱吃,名叫“翠峰饽饽”。饽饽是什么?为什么叫翠峰饽饽?它真的好吃吗?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前几日,我和朋友来到了周至县马召镇,在陆顺饽饽家品尝了翠峰饽饽。

中午时分,正值饭口,陆顺饽饽店里店外坐满了人。带着满满的好奇心,我三步并作两步,脚下生风走进店里,想看看饽饽到底是什么样子,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仔细一看,我笑了:圆形的,薄薄的,这不就是饺子皮嘛!可马上我就不笑了,如果真的是饺子皮,会有这么多人跑来吃吗?总不至于周至县的人都对饺子皮情有独钟吧?

带着满肚子的疑惑,我和老板打了个招呼,走进厨房,去看看饽饽到底是何方神圣,让周至人如此痴狂。

一个又一个托盘里,整整齐齐的码满了条形的面剂子。厨师们把面剂子揪成几段,摺进盛着清水的盆里,再捞出撕巴几下,就变成了圆形的、薄薄的、像饺子皮一样的面片儿,随手扔进沸腾的锅里,上下翻滚,再煮上几棵翠绿的小白菜,捞出来后,或蘸汁,或酸汤,或油泼,或加上西红柿鸡蛋炒,就成了筋、光、薄、辣、香,人人爱吃的翠峰饽饽。几种口味,各有不同。我最爱吃的是油泼饽饽,辣椒面和蒜米泼油之后激发出的复合香气,是那么的好闻,令人舌生津,肚子马上就觉得饿了。交替着吃了几种口味的饽饽,大家十分满足,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讨论起来。

明明是面片儿,为什么叫饽饽呢?周至的这个饽饽和西安最著名的烧饼一饽饽饽有关系吗?你信不信,它俩还真的有关系。

原来古代把所有的面食都叫作饼,而饼又叫作饽。

西汉史游的《急就篇》里有“饼饵麦饭甘豆羹”的记载。

东汉刘熙《释名·释饮食》中解释:“饼,并也,溲而使合并也。”“溲面”,就是



油泼饽饽